史記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

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illegible]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
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
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
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
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
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
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
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
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
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

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訽音火候反索隱曰鄒氏作詬詬罵也音逅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

伇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古患反謂滿弓張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北乃吳楚之境昭關欲

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水江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國也本謂之巢舒偃姓之國居巢亦國也

索隱居巢其國甚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

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子伯州犁子曰郤宛宛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嚭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子燭庸及蓋餘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古國皋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以為氏字子常此言公子誤又囊瓦為令尹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

於豫章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據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概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公孫瓦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鄖古之鄖國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

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乃天降其凶亦破於凶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

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地名在郊外○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與案地理志汝南有[illegible]房縣孟康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

地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音潘又音婆。索隱曰蓋鄱陽也

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

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楚地，音若。○索隱曰今闕

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檇李，乃大誤也。左傳云戰檇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吳世家軍卻。闔廬病創，楚良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越王句踐曰太湖中椒山也。湫在吳世

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州會稽縣東南十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有文種碑則種姓文名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

博邑遂威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邾君居兗州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

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索隱曰愎皮逼反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

屬鏤之劍鏤錄于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宰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幾正義曰幾音祈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亦材也吳其亡乎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穴反抉亦決也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鯆門謂鯆䱌門也今名封門鯆音普姑反䱌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蕩羅城開此門有鯆䱌隨濤入故以名門顏野王云鯆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柔正義曰盛音成鴟音占之反

之江中。徐廣曰胥哀公十一年。正義曰案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其廟見在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所二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索隱曰音拓皐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正義曰橐皐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

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正義曰紀鼻二音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葉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illegible]○正義曰郾音偃括地志云故郾城在豫州郾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日汝南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

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爲得之左傳云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王女也〕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

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求頡一以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嗟彼伍氏
被茲凶慝　員獨忍詬　志復冤毒
霸吳起師　伐楚逐北　鞭尸雪耻
抉眼棄德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於邪辟之過○正義音辟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柴也愚何晏曰愚直之愚由也喭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吸喭○正義曰吸音畔○索隱曰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稱言其誤也○正義音岸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

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

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

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云蹈恭而行信終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

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

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

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原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

自老子及公綽已下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惟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也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鞮丁兮反按銅鞮潞州縣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成妙反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瓘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簞笥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寶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十卷及語駁虛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設事之詞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爲設詞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爲孔子胥附之友能以門人日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

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犂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荅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索隱曰家語一字季路亦云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冠以雄雞佩以猳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

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不
職為亂階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
不知居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
隱曰充字弘度晉中
書省郎亦作論語解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
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
故後有聞不得並行孔子曰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
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
一言折獄者
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樂肇曰適用曰
材好勇過我用
故云無所取○索隱曰肇字
求初晉尚書郎亦論語義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
國曰
不得以
壽終也衣敝縕袍孔安國曰
縕枲著也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
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
矣未入於室耳季
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

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爲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子路爲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子路爲孔悝之采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索隱

曰左傳蒯聵入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廁彊與之盟而立蒯聵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衛

曰子路爲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爲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

人於寢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王肅曰杇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為陳恆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思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

晏圉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

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

公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

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
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
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
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
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
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
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
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
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

銳兵，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大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徼結堯反王肅曰徼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

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虛音墟莽音莫朗反○索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以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索隱曰鈇音跌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

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君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向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

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並歷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索隱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則逐時轉易貨賣取貲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貲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而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也字

子游[illegible]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括地志云[illegible]州[illegible]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illegible]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隱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一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

繪事後素 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 曰禮後乎 何晏曰孔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也 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崖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 為魏文

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疏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曰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君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

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夫然後行 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 子張書

諸紳 孔安國曰紳大帶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

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 鄭玄曰言

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 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

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

常欲下於人 在國及家必達 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夫聞也者色取

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

疑 在國及家必聞 馬融曰安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 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武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南武城

在兖州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

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題三尺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七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二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武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兖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曰按澹臺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是也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出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宓較可明矣虙字從虍音呼宓從宀音綿下俱為必出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

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知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

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長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国曰累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国曰容魯人〇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国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〇正義羿音詣盪大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馬融曰禹尽力於溝洫稷播百

穀故曰躬稼禹稷及其身禹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适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晳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晳克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孔子特歎貴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音點字晳孔安國曰晳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駰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遙○正義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繫顏氏之子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槨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正義具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

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丁莽曰馯音汗顔師古云馯姓也漢書及

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弘傳江東人矯音橋子庸

疵音自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庇云魯人瓠師古云橋庇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

豎正義曰豎音時庾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

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国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国羽傳齊人

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徐廣曰爲琅邪王子中

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

正義曰漢書云何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

不盈五[illegible]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

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

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孔安国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学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安国曰疾其以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国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

孔子説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子不責而云命非讒愬之流也

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国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安國曰訒難也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訒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

(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

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以行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

能遠恥辱故以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国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国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居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内象艮別子然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内象是本子一艮变為二陰三陽爻五然是五子一子短命

何以知姤命他以故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汝

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

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

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

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礼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称吳姬諱曰孟子

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礼也

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爲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鄡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此三人之數皆遺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遽伯玉申棖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産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産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 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 音赤者反 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鄭玄曰秦人

商澤 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孺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大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无此人王肅家語此等雅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其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蒧字子皙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鄡苦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鄔單鉅鹿有鄡縣大原有鄔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 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 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 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 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国者避高祖諱薛字与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

原元籍 家語曰名元字籍○正義曰元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 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 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旋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 索隱曰家語狄木名與

邦巽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邦選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盖亦避漢諱改之[illegible]

邽巽 邽音圭 所見各異

孔忠 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蒧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幷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郰鄉

異能就列　秀士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宮尹　俎豆琳瑯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